

代媽祖婆巡護 替觀世音眷顧

海事安全研究-心路歷程的起點
14-Feb-2006 為製作個人網站 寫於澳大利亞

從民國 70 年進入海大到現在，我還是嚮往那時候校歌中：「浩氣若長虹，巨舶遠征顯威風；壯志抱心胸，遠大建設早圖功。」這一段詞。我當然也立志要當一名的船長。我當然也帶個帽子、穿著風衣、買把煙斗，裝腔作勢的感受一下，我就是那個浪跡天涯、遨遊七海，出使四方的老船長。

民國 75 年，一年的海上實習進入尾聲，我卻在巴拿馬出運河下領港時，爲了拉住一不小心滑落的領港梯，卻讓脊椎受了傷。當時，我幾乎無法感受我還有二條腿。就這麼隨著船艙到美國，又再度回到巴拿馬時，巴拿馬的美國醫師簡簡單單的寫了「unfit for duty」三個字，我就被迫從巴拿馬送回台灣休養！還真巧，我一年的實習也恰好屆滿！！

當然啦！經歷了這麼一回事，我自然無法說服我的家人讓我去一圓船長夢的雄心壯志。不過倒也因此提起行囊，到英國威爾斯大學讀書。四年後，我拿到博士，回到母校，和過去的老師們變成同事。記得，當時的英國威爾斯大學是全世界唯一有提供海事類博士班的學校，校友們幾乎都是全球海事院校的菁英。1992 年，我謝辭了指導老師公司的邀請，挾著來自名校的學歷，挾著中華民國第一個航海博士的光環回到母校，可是，卻有前輩說我是野雞大學畢業的。我非常不滿野雞這樣的污衊，倒不如說我是一隻海鳥，能翱翔天際也能安於波濤。事實上，我希望如此，也一直如此。

我是因爲沒有注意「安全」而出事的，想當然爾，我的研究領域一直鎖定在安全方面，這也算是其來有自。1994 年的某個颱風天，我在南方澳漁港，看著整個港區擠滿的避風的漁船，思考著我算出來的「一天發生二起海事、三天損失去一條人命、四天沉一艘船」的台灣海事統計資料。我有感而發的寫了個不是對聯的對聯：

慈航普渡，滄海黎民免迷途；
尋聲救難，娑婆眾生得離苦。

從此，我更發願投身台灣這個一直沒被重視的海事安全領域的研究工作。我的信念很簡單，就是「只有大家都平安，我們才會平安！」記得有一次和朋友們聊天，朋友問我人生目標總總，我不加思索的回答：

代媽祖婆巡護，替觀世音眷顧

我打趣的解釋，媽祖婆、觀世音在廟裡、寺裡坐著，但是海上的事情總要有人做吧？！

十餘年來，我在海事安全與海事保安領域裡頭不斷的努力，我也看到了台灣的海事安全水平在大家的努力下也不斷的提升。我不敢居功，不過卻奉獻其中、也樂在其中。我想，如果有人問我做學問、做事的心路歷程，我也只能在這裡開個頭先說個一二，然後繼續前進、繼續工作。其餘的，留給後人閑著沒事時去評論了！